

从病退军人到针灸医生 (回忆录连载)

■ 张流德

第九篇 到边防和煤矿义诊

我于1990年11月19日下午起身同妻子一道乘火车去云南，第二天上午十点钟左右到达昆明火车站，刚出站就看见云南军区工处两位同志举着一个大牌写着我的名字，我们坐上他们的专车直达云南军区工处。我把介绍拿出来给他们，转个介绍信去云南军区前线指挥部，我们在云南军区招待所住一晚上，第二天晚上乘公共汽车，第三天早上到达文山，又转车去西畴县前线指挥部。在前线指挥部住了一晚上，第二天早饭后前线指挥部派专车送我们去麻栗坡城边团卫生队，住在团部大招待所。我写的申请标题是“为前线的将士义务治疗疑难杂症”，卫生队长和那里军医见了我的申请后，私下议论：这个老医生口气太大了，意思是我们治不好的病他治，我们看他有多大能耐，卫生队长问我：老医生哪些病是你的强项？我给他写了二十多种疑难病，对这二十多种常见疑难病他们的确没有办法，卫生队的熊医生晚上来招待所拜访我，讲了两个典型案例，汽车连驾驶员邓国印，同战友开玩笑划伤颈椎骨，照片骨头未断，只是颈椎软组织挫伤，去帅医院、六十七陆军医院治疗相当一段时间没有效，回来又找民间骨科老医生治疗还是没有效，眼见他快要退伍，心里非常着急。我说：这要退伍，几次就治好了。他又讲一例通讯连一个战士刘朝敏，拍钢管掉下把脚大趾内侧骨膜擦伤，经帅医院、六十七陆军医院治疗无效。我说：没有问题，三四次就可医好。

我到卫生队那天是星期六，卫生队长跟我说：明天是星期天，你休息一天到麻栗坡城边城看一看，星期一至班，我们给你组织病人。我到前线治疗的第一个病人是管理股长爱人段他芬，因为我的食宿问题由管理股长安排，他见我写的申请是“为前线将士治疗常见疑难病”，汪股长就跟我讲，他爱人患一种怪病，开门时一冷风就打抖，一天要反复发作许多次，他们两口子都是上海人，回上海各大医院检查没有查出是什么病，对症处理半点效果都没有，为此他们两口子相当苦恼，于是求我帮忙。当时我说：这种病见得不多，具体也说不到了，因为科学的东西不得半点虚假，但我认为针灸治疗可能有效，所以我到前线当天下午汪股长把食宿问题安排好后，就把我请到他家给他爱人治病。我见她一切正常，不像有病的样子，是属于体温调节紊乱引起，于是我给她扎双涌泉、双曲池、双风池，并在精神引导她，不要害怕的包袱，相信自己的病能够治好。结果给她扎一次针就没有再抖了。我正式上班后，她又来扎过四次针，用当归注射液打过两次穴位注射，共计治疗五次痊愈。我在前线住了四十七天，一次都没有去过。星期一，1990年11月24日正式上班就来了二十三个病人，都是他

们部队无法解决的常见疑难病患者。熊医生说的邓国印、刘朝敏也来了，结果我给他们治一次全部都有明显效果。经过几次治疗，这些常见疑难病绝大多数全好了，邓国印尾椎骨痛四五次就基本治好。又巩固治疗两三次痊愈。刘朝敏脚大趾内侧痛三四次就完全治好。部队医务人员和领导看效果那么好，不但他们有病找我治疗，他们的连队干部也介绍来治疗。他们部队匡付处长是刘朝敏姐夫，他的连队干部医院都没有治好，我才三四次就给他治好了，马上发电报到贵州老家通知他岳父患脑溢血后后遗症、岳母患风湿性关节炎、表姐刘朝敏的母亲患类风湿性关节炎，一两天专车乘火车前来治疗，结果是高兴而来，满意而归。

部队政委见疗效那么好，介绍原文山州组织部部长离休干部陆朝刚前来治疗。这个老同志坐骨神经都受到刺激，也就是中医讲的寒湿类型，杵单拐杖七八年，杵双拐杖三四年，经部队医院和地方各级医院治疗无效。我给他治疗四五次后，不杵拐杖，可以走路了。有一天，麻栗坡县老干局局长带两个病人来治疗，看见陆朝刚治疗结束之后把拐杖扛在肩走路，觉得很奇怪，回去跟县委书记谈，县委书记就派人专车把陆朝刚接到县委书记看他一下，他这一走不打紧，把整个麻栗坡县都震动了！于是县委县政府公安局派出所司法局边防站百资公司等单位来找我针灸治病的的人越来越多，开始一天二三十人虽然忙还可以应付，以后一天比一天多三四十、四五十、五六十、七八十，我离开部队的前一天，九一年元月七日我治疗九十七个病人，穴位注射打了四十七个，工作达十六个小时。因为老百姓来治病的太多，当兵的不好意思跟老百姓挤，所以他们就晚上来招待所找我治疗，许多时候都要忙到晚上十点多。虽然忙，过分劳累，但我心里仍然很高兴，想到我当年从部队带病退伍回家，部队医院和地方医院都宣布为不治之症，我在家当保姆带娃娃的悲惨处境，今天我战胜了病魔，还能重返部队，为前线将士，为边区人民解除痛苦，再忙再累我心里都感到很高兴很荣幸。

我到老山主峰阵地住了八天，是卫生队副队长代医生亲自送我去，以后每天都是由主峰营卫生所所长周医生亲自送我去前哨阵地各连队给战士们扎针治病。前哨阵地的干部战士太辛苦了，住临时帐篷，住草棚，大部份都有风湿性关节炎，手还没有完全触到膝关节，就感觉到咕咕作响，在那里给他们治疗八天，匡副连长来视察工作说有几个老多从一两千里以外来找我治疗，所以下午我们就坐他们的车子回到团部，一直忙到91年元月8日离开部队。有一天林山的营长跟我说话我去林山前哨阵地为战士们治病，我说：我很乐意去。几

天后，他们派车来接我们，当时正遇政委介绍陆朝刚来治病，卫生队长跟来接我的驾驶员说明情况之后只好作罢，空车回去。我到前线住了四十七天，治愈常见疑难病一千二百多人次，治好许多典型病例，深受前线战士及边区人民欢迎，1991年元月8日离开前线时政治处给我写的鉴定如下：张流德同志怀着对老山前线军民的深情厚谊，夫妇二千里迢迢从四川新都县奔赴老山战区，深入一线阵地猫耳洞热区为边防军民服务，在前线的近两个月时间里先后为前线干战家属和边疆各民族群众医治疑难病症达1200多人次，每天工作达十多个小时，累得满头大汗，从不叫累，张医生火热的心肠和高超医术纷纷吸引前线的干战和各族人民前来，前来求医者络绎不绝，踏破门槛，这真是“小小银针寄深情，手到病除留美名”。

中国人民解放军三五五五〇部队政治处

1991年1月7日
感谢张流德同志给我前线将士的服务

云南军区工处1991年1月9日
1991年6月去彭州跃进煤矿义诊一个多月。在这之前跃进煤矿党委书记腰痛，他爱人网球肘，经不少医院治疗无效，我才两三次就给他们治好了，钟书记见效果那么好就跟我谈：以后有机会请你给我们煤矿工人治病。我说：对，有机会我就来。

我从云南老山前线义诊回来后，因乘成昆线火车，山洞子特别多，这个洞未钻出来，那个洞又钻进去了，又是柴油机油头带动，柴油烟吸到肺里一直不舒服，喉咙气管一直感到不好受，回来之后就引起刺激性咳嗽，整整咳了半年，对峰高煤气味高度过敏，所有药物和疗法都使用过没有半点效果，为此我跟我们院长讲，请他跟卫生队说一下，我无法继续上班，如果不同意我病退，请给我辛苦那么多年，多少给我一点生活费也可以，如果既不同意我病退，生活也不给，当我实在无法忍受，我就逃跑了。到深山老林过日子，当白给你们干这么多年，当时的确很严重，100公尺以外有人烧蜂窝煤只要顺风闻到气味，气都要咳断了。上午上半天班，打穴位注射，胸骨部要伤害部位全靠小儿子操作，因为出现痉挛性咳嗽时手就不听使唤，很容易出医疗事故。下午我在家休息，我家不烧蜂窝煤，周围的人都烧蜂窝煤，绝大多数下午我都去青白江河中间，大河滩上去驱蜂窝煤气味，院长亲自见我实在无法，就跟卫生队长谈，卫生局长叫我重新做个体检，体检结果除了过敏咳嗽之外还有脑血管硬化、脑供血不足，卫生局长看了我的体检表马上就批准我病退。91年5月30号，我就办了病退手续。6月5日我就去彭州跃进煤矿义诊，钟书记和搞总务的庄道其（是我们同村的人理起来我喊他老表）他们很热

情接待我，分别在他们家里招待我吃过饭，把我安排在招待所住下，吃饭在干部伙食团，还专门跟炊事员打招呼，张老表是来义诊生活过好点，工作在煤矿卫生所，在那里闻不到蜂窝煤气味，空气新鲜，住了两天就不咳嗽了，去那里之后我把我的针灸绝活亮出来，每天都要治疗二十多个病人，治好许多典型病例，深受煤矿工人欢迎。有一天，一个老工人在煤井里操作时一个石头滚过来砸上他的踝关节，当时虽然痛还可以像正常人一样走动，约半个小时走到井口就站不动了，一个青年工人背来找我扎针，我给他检查一下虽然肿胀无骨折，我让他用凉水泡脚两个小时，然后我再给他扎针，用强的松龙配普鲁卡因打穴位注射。他们的住院部在楼上，治完告诉我：没有关系，你明天就可以下楼打开工。背他来治的小伙子扁起嘴说：没有那么严重的事，以后你们扭伤没有那么严重一个星期都起不了床，他那么严重明天就能起来？我说：我没有绝对把握我敢随便表态，明天你们还在这里，假使起来不了，我脸面往哪里放。结果第二天早上就起来到处散步，又给他巩固治疗两次痊愈。为啥子你们的治疗效果那么差，因为现在你们用的原始的老方法，用中药理血行气舒筋活络药物研成粉末，用白酒调好放在受伤部位，用绷带缠好，当然这种疗法效果既差又慢，所以背骨科老表的共同意见是骨头好了好治，软组织损伤难医。这就闭关自守，不走改革之路的恶果！

我在跃进煤矿义诊半个月回来之后就觉得过敏性咳嗽全好了，就装了半年病一样，又继续上班，在业务上继续给女儿、儿媳媳妇进行指导，为了尽快把病人过度给他们，我上班工作都不穿，给病人一种印象他们是正式的，我是打补丁，尽量让他们在第一线唱主角，我辅助做点配角工作，结果这个办法很管用，我2003年彻底脱离后，找他们治病的人一直经久不衰，绝大多数时间上午都相当忙，要抓紧安排才应付的了。



内部资料 · 免费交流



2020年第10期 总第161期 投稿邮箱: 58695752@qq.com 联系电话: 83969332

主办: 成都市新都区图书馆 成都市新都区作家协会 新都杨升庵博物馆

新都区图书馆 双节同庆·活动丰富多彩

十月一日一大早，等待入馆的读者就在新都区图书馆阅览室外有序地排起了队伍，读者们彼此自觉保持着1米间距。所有读者都佩戴口罩，通过体温监测后，陆续入馆。尽管是限流开放，但读者的阅读兴趣仍是高涨。国庆、中秋假期期间，图书馆共接待读者4170人次，图书借还册次为1826册。



为丰富广大读者假期生活，今年国庆、中秋“双节”期间，新都区图书馆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基础上，正常免费对外开放的同时，还为广大市民读者准备了展览、爱



区图书馆选送《水调歌头》节目获“万人赏月诵中秋”成都市级展演优秀奖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办公室关于组织开展2020年“万人赏月诵中秋”群众文化活动的通知》精神，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群众节日文化生活，发挥公共文化服务阵地作用，不断优化公共文化服务效能，营造共庆祖国华诞、共享民族繁荣的浓厚氛围，在2020年中秋节来临之际，由成都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主办，成都图书馆、武侯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武侯区图书馆承办的“万人赏月诵中秋”群众文化活动在9月20日在武侯区文化馆梦想剧场拉开帷幕，区图书馆选送的节目《水调歌头》获优秀奖。

新都区图书馆紧紧抓住传统文化主题，精选了《水调歌头》这首脍炙人口的千古佳词，两位表演者用精彩的演绎将作品与音乐融为一体，让观众与千年前的苏轼连接在一起，用声音的魅力展现了千年前苏轼的情怀，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天府文化魅力，获得了评委高度认可和观众的阵阵掌声。

《水调歌头》得到四川音乐学院图书馆的大力支持，新都区图书馆将

要真正把读书当成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工作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境界要求，使一切有益的知识、一切廉洁的文化入脑入心，沉淀在我们的血液里，融汇到我们的从政行为中，做到修身慎行，怀德自重，敦方正直，清廉自守，拒腐蚀、永不沾，永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多读书 修政德》(2006年2月17日) 载于《之江新语》

成德眉资同城，三地作家交汇 新都青白江广汉三地作家作品联展圆满举行

金秋十月，献礼国庆。9月30日，由新都区作家协会、广汉市作家协会及三地图书馆联合策划组织的“成德眉资同城，三地作家交汇——广汉、新都、青白江三地作家作品联展”活动在广汉市文体中心隆重开幕。三地作家代表、图书馆领导陈立基、张华彬、余磊、周道模、羊子、钟慕妮、谭宁君、刘辉、余小曲、王广、白兰华、张蓉蓉、邱羽、庄严、舒娜、李永忠、何允中、胡仁泽、余震、胡跃先、余庆双、卓兮等本土作家诗人及广汉市文旅体育局、文联等相关领导参加了开幕式及展览。广汉、新都、青白江三地本土作家的38名作者、400余册正式出版图书亮相广汉市图书

馆，并进行为期7天的展览。开幕式当天还就“文学创作与作品传播及图书馆在文学创作传播中的作用”举行了文学论坛。广汉、青白江、新都都在成都北门，文化素有渊源，联系紧密，通过三地作家作品图书联展活动，为广汉、青白江、新都三地文学爱好者进一步开启文化交流，形成文化品牌，促进文化发展，营造三地浓厚的文化氛围，进一步推进广、新、青三地作家文学携手发展，展示三地作家文学创作成果，探索文学作品多种传播方式，以及图书事业与当地文化事业共生发展，共同打造城市阅读文化。展览将分别在广汉、新都、青白江三地图书馆设置展区。三地图书馆将设立本土作家书架，对读者开放借阅。



积极发挥“区域图书馆联盟”优势，发挥校地图书馆优势为全民搭建越来越多的阅读平台，让更多的市民喜欢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优秀中华传统文化。



那年那夜的离别 (小说)

■ 慈 慈

从高山上往下看，如练一般的大渡河，翻着细碎的浪花，像稚气的野孩子；有时又像饱经沧桑的老人，如泣如诉地叙述着一个古老的故事。

(一)

1948年，正值光明与黑暗的生死大决战之际。

那一天，月亮很圆，水一样的月光从山顶流下来，流向山间的沟沟壑壑。静谧的山间小路上，一男一女两个年轻的身影，像两个山间相爱的小精灵，沐浴在月光里，如梦如幻。

这对恋人男的叫刘连子，国民党某军校的学生；女的叫林可娟。他们紧紧拥抱着，直到月光黯淡。唯有大渡河一时喧腾如战鼓，一时缠绵如细语。

(二)

四十年来，弹指一挥间，人世间多少过客在茫茫尘海间摆渡。

一辆从成都出发的长途客运汽车上，靠车门口站着的年轻男女，在售票员和司机师傅多次催促下，才相拥着在座位上坐下来。刘连子在坐下来的一刹那，将头伏靠在男孩的肩上去。

车窗外的树动了，房子动了，行人向后退去。

这一幕清晰地映坐在最后排的林可娟的眼里，她嘴角扭了一丝笑，下意识地把手位上一个不太大的鼓胀般的帆布包，朝身边挪了挪。

她将目光转向窗外，眼神显得十分遥远。窗外的风吹动着她鬓角边出现的稀薄白发，她用手将头发往后捋了捋，本已泛红的面颊显得更加红了。

离家前她给男人留了一张字条：“我赶上早八点二十分的客运汽车离蓉赴穗，一周后返回，勿念，娟。”

其实，她赶的是十点半的列车。她说不清为什么要这样。她想，如果男人追到车站把她拦下，也许她就不走了。

当她得知昔日的恋人还在人世，就在不到千里的棉城时，她的心就一直没有平静过。四十年的情景一次又一次清晰地浮现在眼前，挥之不去。她失魂落魄的样儿，终没有瞒过男人，男人一次次地注视着着她，却一直保持沉默。

直到十点半，男人没有出现。她下定决心上了车。

(三)

汽车在平原上奔跑着，一缕缕阳光在车内晃动。车窗外，一块块田、一个个院子，近在朝后退，远的在和车子赛跑，娟子的心咚咚地跳着。

前些天，她去菜市场买鸡蛋，遇到一个四十开外的男人，一直盯着她看。当他们的目光相遇时，那男子问：“你是娟子姐？”林可娟问了男人好一会儿，才知道这人就是刘连子的弟弟。她有些尴尬，不知该说点什么。

“娟子姐，大哥还在呀！他出院后，第一时间问起了你……”男人语气很激动，丝毫不注意她尴尬的表情。

在连子弟弟语速急促、语序混乱的叙述里，娟子才知道，心里的“那个人”还活着。

当年刘连子所在的部队被解放军打散了，他带着一队人上了山。快解放的时候，他的队伍被解放军围剿，他被捉，判了二十年期。刑满后，他无家可归，就留在了棉城的新生农场。

前几天，她悄悄和刘连子通过电话。她说要到棉城看他，但没确定时间。

汽车开进古纳镇，她看着路边熟悉的店铺，心里更加恍惚。三年前，她同她男人曾在这里住过一个星期。男人现在在干什么？把她丢在家里，他会怎样想呢？会恨她、会提出离婚吗？

汽车驶出小镇进了大山，看见大山，那连绵的大山，仿佛棉城就在眼前。大山，是她出

生的地方。山脚下的袅袅炊烟里，已没有一缕是她的亲人的烟火。曾经偌大的宅子，如今和她的亲人们一样，都不在了。她是在这里和她的连子哥相爱的。本以为早已忘掉的往昔，竟似在心里扎下根，遇到点雨水和风，就瞬间发芽疯长起来。

那一年别，她就没回来过。他现在怎么样子呢？还认得出她来吗？

“大婶，挤下。”两个女孩子蹦蹦跳跳地走过来，挤坐在她旁边。这时，她才发现自己身边已有两个旅客下了车。

林可娟羡慕地看着两个女孩子，她们是那么年轻，那么漂亮。

“大婶，你是回家啊？”

她“嗯”了一声，又把那鼓鼓浪浪的帆布包朝身边挪了挪。从拉链脱开的缝隙里，包里装着的美蓉糕和桂花糕露了出来。那是她的连子哥最爱吃的，她怕在行车中颠簸坏了，就一直放在身边。

她说不清楚，这趟行程是不是回家，可是确实有一种游子回家的感觉。那曾经的家啊，已是那么遥远。

(四)

汽车进入棉城，在大渡河支流南丫河边的车场停下。此时已亮起稀稀疏疏的灯火。旅客们前拥后挤地下了车。看来接站的，亲热地大呼小叫着；没有来接站的，背着行李匆匆地走了。她愣愣地站在停车场门口，心里那个没人来接她。想了千百遍的风景没有出现，一直震动不安的心，这时隐隐地感到疼痛。她拖着沉重的脚步，最后一眼空荡荡的停车场，一个弓着脊梁的瘦老头在风中瑟瑟地站着。林可娟看了那老头一眼，竟生出天涯沦落人的伤感。

林可娟点了点头，她知道新生农场还有九处。于是在愁怅和盼望中，加快了脚步。一路上，思绪起伏，数次几欲落泪。又长又短的路，在她脚下滞滞忽忽地延伸。在群山完全黯淡下来后，娟子终于看到了农场的灯光。她想到亲人一般跟值班的同志打听刘连子的住处，值班的说：“刘连子没吃饭就到车站接人去了，你是？”

娟子喃喃地说：“我……我是，是他的同学，年轻时，我们是非常好的朋友……”值班同志刚想让她进里屋等，一回头指着山路喊道：“啊！那不是，他回来了！”娟子一看那人，一下惊呆了，这不是在车站上看见的那个弓着腰的瘦老头吗？竟是她的连子哥！他们相对惊讶地看着，哪还有一点对方的影子！过了好一会儿，她颤声问：“连子哥，是你吗？”

“娟子……”刚进出一个字，老人的声音便哽住了。老人盯着她面儿，语音怯懦地问：“你是娟子？”林可娟急忙点头，感觉心就像被一记重锤敲了打。她开始打量眼前的老头。只见他穿着一身干净粗布蓝色衣裤，额头布满白发，眼角也爬满皱纹，一双手像干枯的橡皮，沟沟坎坎呈深褐色。她的眼神在老人的脚边停住了，那里俨然有一颗险隐的红痣。他是连子哥？连子哥脚边也有这样一颗红痣！

“我就是你的连子哥啊！我每天都去车站接你。”老人的眼泪已经顺着脸颊流下，双手在裤管的两边搓着。林可娟的眼泪也瞬间倾泻，她伸出双手，紧紧抱住了他。

(五)

农场领导听说林可娟曾是刘连子昔日的恋人，很是感动，竟特批了刘连子一周假，让他们自由安排。

在这些天里，娟子首先把刘连子住的屋子收拾得井井有条。

白天，她洗衣服，拆被子，做他小时候最爱吃的竹筒煮鱼。她把竹筒留一个节巴，把鱼和调料装进去，在文火上慢慢地煮。这样做出的鱼，既鲜嫩又清香，别有一种风味。到了晚

上，他们爬上山头，看农场和周围矿场的层层灯火，看大渡河波光粼粼的流水。

“你还记得那天晚上，我们分别的情景吗？我问你，当我们团聚的时候，你会不会嫌我老？”

林可娟靠在刘连子的肩头，叹了口气，“我真是乌鸦嘴，竟一语成谶。”

他把她拥进怀里。

“别说了，我们能再见，已是上天的恩赐了。”

“我回去后就办离婚。”她说。

“别，你千万别离婚。今生能再见到你，我就很知足了，这是老天爷的恩赐。”他说。林可娟圈着刘连子腰围的双手慢慢收紧，她的脸贴着他的脸，轻声说：

“连子哥，我们做几天夫妻吧！”

他更加紧紧地抱住她，却坚决地摇摇头。天上的月亮悠悠地叹息，月光更加清冷。林可娟无声地哭泣着。

一周的时间竟似只有一个时辰，一晃就过去了。

刘连子回农场销假的时候，场长对他说：“看得出来，那娟子是个有情有义的女子。我再给你一周假，陪她回成都吧。这些年你就没离开过农场，也好耍几天。”遇到这样的场长，刘连子很幸运。场长是个老兵，参加过几次大的抗战。刘连子一听场长的话，竟像孩子似的鸣锣齐放。场长拍了拍他，眼睛竟也有些潮湿，“别哭了，还爷们呢，去吧。”

“不！我不能陪她回去！娟子有家了，我不能破坏她平静的生活。谢谢场长！”

场长看着一脸沧桑的刘连子，竟无言以对。

刘连子回到小屋里，娟子靠在他怀里，说：“连子哥，我明早就得走了。当初我没有死等等你来，是我的错。如果你还爱我，你就答应我，让我做你的人，不然我下半辈子不该你活的。”刘连子紧紧抱着娟子，他知道他不会那么做，可是眼前的女人啊，是他一生的念想啊！就在他们纠缠的时候，他的BB机响了。娟子有些慌乱地看了一眼刘连子，刘连子松开抱着她的手，“看看吧，出来这些天了，家里别有什么事。”

“娟，我想通了，我知道你是爱我的，我也知道，你更忘不了你的初恋。当你知道他还在人世的时候，你是那样的激动，那样的想见他。我曾一度夜不成眠。现在我想通了，你应该有你的幸福，我真诚希望你们能一起回成都来……”

还没说完短信，林可娟已泣不成声。她对刘连子说，她心里很乱，想一个人出去走走。

直到晚上，急得要疯了刘连子，才在大爷分别的地方找到了娟子。依然是如水的月光，依然是如水的月光。依稀是那条山路……四十年前的情景，竟似电影镜头般重新上演。

慢慢是战争的生死离别，而眼下呢？

那晚的月亮非常的圆(散文)

■ 郭思思

在我家门前有一片树林，明月高高挂在天幕，笼罩着成片的树林，月牙似弯弯轻纱给树林穿上脚腕的乳白色的罩衣。

树林旁是一条蜿蜒曲折的小路，在月下象一条小白带伸向远方。这是通向田间地头，还有担水，洗衣必经的一条路，村子里的人每天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在月光下它是那样的静谧而悠长。

在小路的左侧有一方池塘，池塘的水不是很深，浸泡在池塘里的树杈仿佛游泳的人露出水面的一只臂膀，静卧在水中，那时树杈上会爬上野生的甲鱼，扑通一声跳进水中。

会有主要的家鱼在水里呆腻了，猛地跃起，在空中划出美丽的弧线，最后又不甘心心地重入水中。

池塘岸边系在树桩上的牛哞地长叫了一声，站起来甩甩尾巴，在原地说道几下就趴下了，摇晃着脑袋想它的心事。

夜又恢复了它的平静，象一位深思的哲人。

一九八九年九月十四号是中秋节，那时曾祖母还健在。父亲从建筑工地特地赶回，带回了一盒月饼，我还清楚地记得，那盒月饼没有盒子，下面垫着看上去像篮子，主要是底子上有一圈上翻的外围，敞口的盒子上面套盒在底部外围之内，看上去好像是一个盖子套在了底下，上面用红布盖了玫瑰的纸，再在外面用红白相间的棉线打了个字结。

父亲捧着月饼风生仆仆地跨进门时，哥哥、弟弟和我坐在门前的梨树下剥着桂花糖，弟弟和我盯着那盒月饼眼里闪烁着喜悦的光。

父亲把月饼盒放到餐桌上，回头和

中秋的街市(散文)

■ 郭思思

街上宽广干净，没有了昔日的车辆拥挤和人声嘈杂。曾经被称为“占路虎”的商贩们也被城管赶得不见了踪影。整个小城显得既繁华又井然有序，九月的晴空也更清新湛蓝。

信步超市，中秋佳节的到来使本来冷清的小区一下子热闹起来，人声鼎沸，喧闹无比。醒目的架子上各种包装精美的月饼摆得琳琅满目，凡是卖食品的地方都有些拥挤。顾客最热情的为顾客介绍月饼的种类、风味和口感……。看着满面含笑提着月饼满意而归的顾客；看着各种馅料，包装，奇斗艳的月饼；看着孩子们在欢呼雀跃地挑选自己喜爱的食品和玩具。我不由心中一阵感动：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孩子，他们是幸福的。我的思绪不又回到了小时过中秋节的情景……

70年代出生的我虽没有受过饥饿之苦，但能吃饱而馒头也是一种奢望。记得每次亲戚之后剩余的馒头和枣花，我总是偷偷藏一个慢慢享用。如今想起仍会为当年不谱世事自己感到好笑。当然，那时更盼望过节日，因为过节就有好多东西吃，最盼望的莫过于中秋节。因为要供拜月亮仙子，所以父亲会买些为数不多的水果，还有母亲蒸的白面月饼。



郭思思的母亲说，今天过节给孩子们放假，晚上我们全家开个中秋赏月会。

母亲马上宣布：孩子们，你们洗手玩会去罢，晚上我们早点吃晚饭，今晚我们全家去楼顶平台赏月吧！我们仨兴奋得马上蹦蹦跳跳。

为了全力配合父亲的建议，母亲把未摘完的棉花全收进大竹筐。把梨树下收拾干净，用一把镰刀绑在一个长竹竿上摘梨去。我们争着抢着要自己亲自采摘，母亲挡不过我们，叮嘱我们注意安全，放手让我们仨尽兴玩。

哥哥举着长篙，弟弟在旁指挥“这个，这个，这个最大……”，我在旁边捡拾落地的梨，每个梨子都被几片树叶簇拥着从天而降，摇晃着落下像蝴蝶落在地上，毫发无损的模样。我家的这种梨叫“朝天枣”，绿叶上褐色的斑斑点点，外观一点也不好看，但水份充足而且甜，咬一口都能甜到心里去。

父亲把月饼盒拆开，第一个发给曾祖母，曾祖母放下她不离手的鸡毛扇郑重地接过去，追不及待地拆开来尝了小块放进嘴里，喃喃地说：“真甜！里面还有水果味啊。”我坐在曾祖母身旁看着她陶醉的样儿，她没舍得咬第二口回在我嘴里塞，我不接。

父亲说：“(大多意思奶奶的意思)，您自己吃！孩子们都有。”

父亲拿了第三块递给哥哥，母亲推辞半天说：“留给孩子们吃吧！”父亲却执意每人先拿一块。他还告诉我们仨，如果亲们有神许愿，你们的愿望都可以实现的哦！

我们每个人分得一块月饼。盒里还剩两块。

中秋节本是全家团聚的日子，快乐的节日。享受着回欢乐的一瞬。然而，在这月圆之夜，对于在外求学的我，只能“独自一人流泪到天亮”，想起那天中秋之夜，流着在家，一定和家人坐在一起，又说又笑，还吃着那中秋节的最佳食品——月饼，心里舒服得如六月里喝了雪水，清爽多高兴了，但此刻的我我在哪儿呢？我正在所谓的“黄埔军校”学习“作战本领”。在这美好的夜晚，却不能与家人团聚，“抬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遥望那明亮的月光，我似乎又看到了家乡的夜晚，心中顿时百感交集，无比的惆怅，让我禁不住黯然泪下，心中那一句“明月几时有我还”的诗句又在我脑海巾沸腾，我有些茫然了，万般思绪凝聚在一起，化成想家的泪水。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我猛然抬起低沉的头，男儿有泪不轻弹，既然来到这“黄埔军校”，就要做一位像徐向前那样的“好将军”。自古道：长江后浪推前浪，难道我们新时代的高中生，还不如古人吗？岁月依然匆匆而过，路就在脚下延伸……今天，看完那个时代写的作文，感慨良久，反思良久，内心久

中秋聚会(散文)

■ 杨波

久不能平静，让人沉默让人静思，冲刺了这这么多年，有取得的成就，有失败的遗憾，一句：“难道我们新时代的高中生，还不如古人吗？”回味依旧，悠悠依旧，惭愧依旧，梦想被现实所冲淡，理想被岁月所冲淡，人生发展的轨迹不是想的那样，更不是随着自己的意志所改变。中秋夜遐想，已是梦回大地，已是回归社会，已是踏入中年，已是又见中秋。

又见中秋，情有独钟。食月饼，赏月明，家家户户迎中秋，传统佳节庆团圆。小时候，中秋夜晚，左邻右舍走亲戚，你月饼我苹果，你石榴我核桃等等，你来我往，大人们只说：谁家亲戚送来两块月饼，你去送几斤苹果吧，那苹果一拿到手，飞一样的就抛出门了，路上那高兴那个兴奋劲，送到大街上，还不愿回家，还在跟着玩跑去跑去；那时的月饼是大块的，没有现在的精致，但里面也很丰富；有冰糖、花生仁、青红丝、莲子青果，全包裹在一起，五颜六色，煞是好看，也很好吃，一家人把一块月饼切成多块，一岁儿吃着好看好感觉好有味道，腊八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吃月饼了。

记忆中的中秋(散文)

■ 胡如

每人一块，母亲就把每块糖成了两块，全家人都能吃到。那时候的月饼没有现在的品种多，就是夹心的，里边有冰糖、青红丝，香甜可口。

人的中秋夜，秋风送爽，皓月当空，乡间一片温馨。那时候，农村没有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大人们会三五成群的聚在一起唠嗑，孩子们会在月光下做游戏。我们最常玩的是《老鹰打十二洞》《藏老鼠》《老鹰捉小鸡》，藏猫猫游戏最有趣，大家躲得七零八散；柴火堆里、地窖里、水缸里(无水)、床底下、门后面……都躲着小伙伴们的身影。小伙伴们玩得可疯了，有时会玩到三更半夜。

一阵凉风袭来，眼前不觉一亮，明月不知何时挂中天。尽管忽明忽暗、忽隐忽现，也算如偿了我的心愿。此时此刻，我想无数个游子的孤寂，都会同我一样，对故乡的思念里，夹杂着我逝去岁月的憧憬，都在这一方宁静淡雅中，无限释怀。

